

幸福的保卫者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幸福的保卫者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十一篇經濟保衛戰線上模範人物的自述，生動地介紹了他們對祖國人民的貢獻，其中有舍身救人、救火的人民警察，有翻山涉水、歷盡艱苦、協助政府追查反革命分子的職工家屬，有在各種工作崗位上積極同壞分子作鬥爭的治安保衛委員等。他們這種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對國家、人民負責的精神，很值得學習。

幸 福 的 保 衛 者

捷 夫 繪 圖

*

工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西便布胡同30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26,000字 印張：1 8/16 印數：1—20,000

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統一書號：10007·33

定價：（6）0.14元

目 录

提高警惕,坚持斗争	胡文成 1
决心为人民除害	何广喜 7
救火	刘洪全 12
捉害虫	譚美容 15
留心可疑的人	高春湖 18
不放过可疑的线索	任福寿 21
追根究底	施振仪 25
保卫矿山	李叙康 28
保护宝中之宝	楊金才 30
追踪	龔梅秀 33
斗争到底	張淑珍 39

提高警惕，坚持斗争

胡文成

从九岁起，我就在天津塘沽区鹽灘上做小工，1945年进入大永利沽厂作工。这个厂的资本家，雇了很多封建把头、特务流氓，专来欺压工人。我对这些家伙恨透了。但是那时他们得势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解放以后，那些封建把头、流氓，不敢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了，但是他们暗地里仍然造谣破坏。1953年，我担任了治安组长，对他们就特别留心。

有个岳有泉，解放前公开替自己吹嘘，说他当过“白脖队”队长，杀过八路军的干部，并且夸耀说：“那时候山沟里的大姑娘，凡是漂亮的哪个也跑不了。”解放以后，他表面上不敢放肆，背地里照样做坏事，他以磕头拜把兄弟的方式拉拢了十几个落后分子，知道他底细的人，除了我以外，都被他拉过去了。护厂委员会成立以后，我就把他的罪恶报告了护厂委员会。岳有泉看见我经常和组织上接近，便叫他那些“盟兄弟”对我逞凶，骂我“假积极”，还动手打我。你要一认真，他就说是“开玩笑”，嘻嘻哈哈的支应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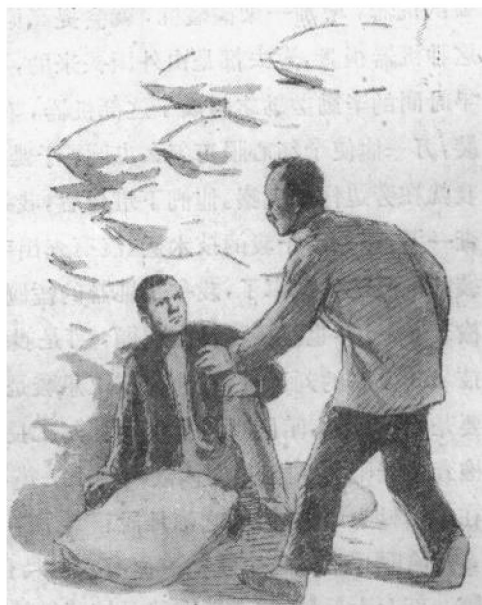
不論他們要什麼手腕，我都沒有畏縮過，我想：反正有一天會把你們這些人的底揭出來。

這家伙見打我不成，又換了一套辦法：拉攏。請我吃飯，給我煙卷，還要把他的小閨女許配給我的小男孩結成娃娃親，並且要把我老婆從鄉下接到他家去，見面就叫我“親家”。我不理這一套，照樣干我的。他看我軟硬都不吃，就想對我下毒手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剛躺下，工友徐樹春同志突然跑來對我說：“老胡！岳有泉他們要殺害你，你快想個辦法吧！我老婆到他家去串門，看見他們二十多個人，在一塊開會，她只聽見幾句話，聽說是要殺害你！”這時已經是十一點多了，我爬起來悄悄地走到岳有泉的窗外，原來會還沒散，里边有人小聲地說：“那樣做行么，出了事怎麼辦？”又聽見岳有泉也壓低了嗓子說：“你們別胆小，出了事我負責，打死弄到一邊就算完了。”聽到這裡，知道他真要下毒手了，我馬上跑到護廠委員會報告了這個情況。因為有些材料還需要查對，不能馬上處理，所以護廠委員會讓我先搬到廠里來住。

又過了些日子，我們廠向外運碱，我剛裝完了車，正伸直了腰望着一車車的碱向廠外運去，突然從高處落下三包碱來，一包砸在我腿上，一包砸在我膝蓋上，我被砸倒了，一陣痛，差點昏過去。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，腿已經不能動了。這時有一個人連忙跑過來，說：“唉！真糟糕，我沒有看到你這裡，快起來蹣蹣吧！”說着就要拉我起來走路，但是我的腿已經被砸壞了，哪能走得動。我抬頭一看，正是岳有

泉，他从一丈七尺多高的碱垛上，故意把每包重一百六十斤的三包碱推下来，想把我砸死。

我住在医院里，觉也睡不着，不是因为腿痛，而是因为痛恨反革命分子，我并不害怕，只是着急，恨不得马上能出院。连做梦



都喊着“逮”“逮”，弄得护士好奇怪。

在我住院期间，党总支書記来看望我，同志们也不断地来看望我，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出院不久，保卫科就把岳有泉的全部罪行查清了。这群坏家伙到底落网了。这个胜利更坚定了我的信心。

我们厂1952年初就合营了，合营以后，厂内掀起了生产热潮，工友们为了增加生产，第一次制成了碳酸机的全部零件。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新碳酸机投入生产。这部机器厂内决定让我们修理部的王恩骏等四人去安装。王恩骏技术比较高，但是个被管制分子。碳酸机是厂内最重

要机器，增加一架碳酸机，就会提高原生产的三分之一。这种机器很贵，过去都是由外国买来的，现在工人们用了一年时间的辛勤劳动才制成了这部机器，我想：叫王恩駿安装，万一他使个坏心眼可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安装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仔细观察。他们下班以后，我还蹲在机器旁边检查一遍，但是由于我的技术低，没有查出毛病来。第二天，装好机器就要试车了，我拿了机器的蓝图，又仔细地对照着检查了一遍，也没发现什么问题，可是我还不放心，就去找技术比较高的刘工长，对他说：“王恩駿是咱们修理部的人，要是出了事故，咱们可要负责啊！”刘工长说：“对了！咱们去检查检查吧！”刘工长向大铁轮轴上一摸，就掏出了一块塞在铁轮轴上的钢键，他吃惊地说：“老胡，你看他们多麻痹，多危险啊！”原来这个铁轮直径有六七尺长，半吨重，每分钟转一百七十五转，这个钢键就是控制铁轮的，如果不是及早发现，机器一开动，半吨重的大铁轮就会掉下来，机器本身被破坏了还不说，附近的机器也要被打坏，而且会把守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砸死。我听了刘工长的话以后，心想：王恩駿已经相当于一个十一级工了，难道还能出这样的漏子么？这一定是有意破坏，我把这件事报告了保卫科，他们马上进行了调查。

春节快到了，领导上决定在春节以前修好三号发电机。除夕的前一天，机器修好了，工程师来检查，没有发现任何毛病，可是在开车试车的时候，突然听到“戈登”、“戈登”的响声，不一会气缸也发热了。我就建议机械师彻底检查一

遍。但机械师說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你想，旧机器还能修的跟好机器一样嗎？”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劲，春节也沒休息，就蹲在机器旁边。可是，始終找不出毛病来。过了春节，我又找了保衛科，动力科，到底还是把机器全打开檢查了，果然發現汽缸的油管里塞着一卷棉紗，如果不及时發現，開車以后，机器就会因为摩擦而生高热，發生爆炸。修理这个机器的五个人当中，也有王恩駿。我想：別又是他搞的鬼吧？可是等到保衛科找他談話的时候，他死不承認，还一个劲的哭，挺委屈的样子。

这件事還沒完，領導上讓他拆除碳酸塔上的一条廢管子。我領着他上了四樓，并且指給他應該拆哪条管子，还在上面划上了記号。但是我剛下樓不一會兒，突然有一个工人慌慌張張地跑下来告訴我說：“王恩駿把好管子拆开了，別人給他提意見，他还說是領導决定的。”我一听馬上就跳起来，几步跑上了四樓，可不是嗎，王恩駿真在拆正用着的好碳酸气管子，上面八个螺絲已經卸下了七个，我一看可真吓了一跳，我用了最大的力气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你为什么拆好管子！”这个狡猾的家伙却說：“我戴着手套摸不出热来，不知道哪是好管子，哪是廢管子。”我拿过手套戴上一試，完全可以感觉到热。于是我就看守着現場，叫另一个同志到保衛科去报告，保衛科来人檢查了以后，就把他帶走了。这时在楼下做工的五六个同志听說王恩駿在拆好管子，也吓得臉色都变了，他們說：“幸亏你早来一步，不然，我們就得被抬着回家了。”因为，这条八寸粗的鉄管子如果

拆开了的话，大量的碳酸气就会从塔口喷出来，在楼下做工的工人，就会全部中毒。记得在日本统治时候，有一次碳酸塔管子破裂，一个工人熏的从塔上掉下来，摔得血肉模糊分不清肢体了。

反革命分子王恩峻总想利用工作上的便利，造成爆炸伤亡事故，因为我们的警惕性高，一次也没让他得逞。危害人民的匪徒，终于没逃脱人民的惩罚！

决心为人民除害

何广喜

我住在常州市天宁区，这里人烟稠密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有一次，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和“車夫”乔金才閑談，他無意中露出一句話：“以前想搞哪一个妇女就沒有搞不成的。”听說这話，真覺得刺耳！像我們这些搬运工人，从前做牛做馬，只有受压迫的份兒。不是有势力的人物，哪能抖这么大威風？这家伙一定不是好人！所以我就經常注意他的行动。不久我發現他的臉上、手上有槍疤。这一来，更引起我的怀疑了。后来我从他一个好朋友那里探听到，他真是个潜逃的土匪头子，我向公安局檢舉了他。

沒多少日子，从外地迁来了一个叫赵春田的人，平时不爱說話，很少接近人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实人。有一天他和別人吵起来了。我想：这人还有一股倔勁呢！我剛要过去劝解，只見他露出一付凶象，嘴里还罵着說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要是过去，老子早把你拖到河边弄掉了……”这可叫我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这家伙好厉害呀。以后，和熟悉他的人閑聊，果然，从一个人力車夫那里打听出赵春田干过还乡团，杀过人，强奸过妇女。这几年来，他到处流窜，找不到落脚

的地方。我把这事报告了公安局，把赵春田捉住了。

在我們搬运工人当中，發生了这样一件事：一天，我看到工人孙保員好像剛和誰吵架了一样，走路头也不抬，嘴里还噘哩咕嚕地說：“哼！你以为我忠厚可欺，好吧！走着瞧，拚不过你，就一世不住在常州。”我以为他和誰鬧意見了，看他正在火头上，也不好說什么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了孙保員，問他昨天到底是为了什么生气。他說：“老何，你說气人不气人，昨天我去申請入工会，咱們工会主任吳履貴不同意，說我历史上有問題，不能参加。”

我很严肃地問他：“你到底有問題沒有？”

他說：“我有什么問題，一沒当过土匪，二沒当过伪軍，三沒杀过人，不相信可以到我家乡去調查。”講到这里，孙保員吐了一口吐沫停了一下。接着又說：“見他的鬼，自己問題一大堆，还來說人呢！”

“他有什么問題呢？”我又問他。

“我現在不說，將來都会知道。”孙保員把話嚥下去了，再也不做声。

以前我只知道吳履貴当过伪軍，並沒有注意他，听孙保員說了这些半吞半吐的話，叫我再也不能安心了。他要是坏人，躲在我們中間，說不定干出什么坏事呢！我特地抽空到吳履貴家乡去了一趟。这回可弄明白了，原来吳履貴不是工人，而是反革命分子。他过去不仅当过伪軍，还当过土匪，1949年蔣匪进攻解放区的时候，他还当过还乡团的隊長，曾經向老百姓敲詐勒索，还杀过人。有一个乡妇联主任，

就是被他用煤油澆濕了頭髮，點火活活燒死的。濮云解放以後，他逃到常州來，常州解放後，他又偽裝積極，混入搬運工會里做了中隊長和工會主任。

吳履貴混入工會以後，暗中不斷的造謠生事，而且還給一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通風報信，叫他逃走。我把這些情況都向派出所彙報了，等着他們處理。

可是真奇怪，我到派出所去檢舉的事情，吳履貴不久全知道了，他開始拉攏我。我患了滑腸病，需要住院醫治，吳履貴就跑到我面前說：“老何，你住醫院治病吧，家裡有什麼困難，完全由我負

責。”被我拒絕以後，他就想法打擊我，一個深夜，我辦完了事從派出所出來，正要往家走。看見吳履貴躺在馬路旁邊的藤椅上乘涼。我沒搭理他，才一轉身，誰知他“蹭”的一下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惡狠狠地向我喝道：



“何广喜，站住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你太不老实了，深更半夜的还到派出所去干什么？”

“怎么，我到派出所还有罪吗？”

“好啊，现在不跟你囉嗦，不过你要当心，留神开除你的工会会籍！”

“我才不担心呢，走到哪兒算哪兒！”我一面回着話，一面轉身就走。

我因为身体不好常生病，不能經常工作，收入也就少起来。

一天下午，吳履貴到我家里来，一进门，看見我睡在床上，三个小孩坐在小桌边哇哇大哭，喊着要飯吃，吳履貴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冷笑着說：

“何广喜，怎么啦，有得吃嗎？不老实的人餓死可活該呀！”

看他那幅神气，真恨不得揍他一頓，我猛的坐起来說：

“吳履貴，你神气什么？我問你，是我不老实，还是你不老实？”

吳履貴听到这話，急的干瞪眼，沒的可說，呆了一会，他才又喊：

“現在通知你，以后不許再到外边乱跑乱說，要再这样，就把你开除出工会。”吳履貴一面發狠，一面退了出去。

我的老婆被生活折磨苦了，怕我真的被开除，沒工作做，全家大小就得餓死。她就一个劲的嘮叨：“中队里一百

多人，別人不檢舉，就是你嘴尖，看你現在得到了什麼好處。”

我只是不理，心想他走的是黑路，我走的是明路，還斗不過他嗎？不管我遇到什麼困難，一定鬥爭到底。因此，我還是不斷地向派出所檢舉吳履貴的行为。

一年多來，我先後向派出所民警宋亭貴檢舉了五十多次，而宋亭貴却總不理睬，這件事好像石沉大海一樣。吳履貴更狂妄了，他見我有病，光叫我作重活，想把我累垮。我沒有害怕，沒有泄氣，我相信黨，相信這個鬥爭一定能勝利。我仔細考慮了許多次：為什麼派出所民警宋亭貴連這樣重要的事件都不管？我斷定他也一定不是好人，我就把這件事直接告訴了派出所所長，這樣一來才弄清了，原來宋亭貴也是混入公安部門的一個反革命分子。吳履貴和宋亭貴互相串通，來打擊迫害我，可是他們到底沒能逃出人民的法網。

救 火

刘 洪 金

我是个消防民警，从部队轉業的。一到新的崗位，我就下了决心：一定要保持人民战士的好品質，不論什么工作，只要对人民有利，就得把它作好。

那年冬天，重庆市江北区青草坝發生了火灾，当时河風很大，消防队駕着救火艇飞快地赶到火場，大火已經熊熊地燃燒起来了，一看那陣势，我心里也像着了火，沒等救火艇靠岸，我就跳下水去，結冰的天气，泡在水里，一点也不覺得冷。跑到火場，看見烈火、濃烟瘋狂地乱窜，我赶紧拿起鉤子噴射。湿衣服被大火一烤，水蒸气燙得渾身像針扎一样，濃烟噓得我喘不过气来，眼也睜不开了，看看火已經燒近身边，脚被瓦塊扎了几个洞，直流血，我渾身酥軟，栽倒好几次，我咬着牙，又站起来，繼續搶救。到大火扑灭的时候，我再也支持不住，就昏过去了。

二月間，有天黄昏的时候，停靠在大佛寺江面上的“江岳”輪起了火，船上載滿着汽油。我們的救火艇赶到火場，因为水流很急，救火艇停下来，就被冲走。我馬上拿起攬繩，跳进江去，把艇拴穩，随后跟着同志們冲上“江岳”輪。

当时，汽油桶都着了火，正在燃燒爆炸，一塊鉄片飞来，打伤了我的胸脯，頓時鮮血直流，一陣鑽心的疼痛，使我昏了过去。一个同志搶着給我包扎了伤口。

我醒轉来，不顧同志們的阻攔，拿起鎚子又冲了上去。直到夜里十二点，火才被扑灭了。

1955年四月，有一天江北匯川門起了火，頃刻間，江北粮食公司的倉庫也被烈火包围了，一股股的火焰从通風孔直往倉底下面鑽。眼看粮食就要被火燒掉，我拿着鎚子，从烈火中打开一条路，用斧头砍破窗戶上的鉄絲網，鑿开倉庫的磚，拖着水帶鑽进庫房。屋內一片濃烟，火在倉底下燃燒，我拖着水帶鑽到倉底下。倉底只有一尺多高，有的地方被水冲成了稀泥，站不能站，蹲不能蹲，只好躺在污水里，用水帶对准火根喷射，这时，倉底已經烤得通紅，我渾身也被烤得火辣辣的了，烟直往鼻子里鑽，眼泪直往下流，鼻子也嚕出了血，头昏眼花，渾身麻木，眼看就要暈倒，我順着水帶爬出来，透一下气，不料剛爬到洞口就暈过去了。一陣風，又把我

